

红花

《红花》创作组 集体创作

张 向 午 执 笔



红 花

《红花》创作组集体创作

张向午 执笔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8 \frac{1}{4}$
字数: 160,000 印数: 1—100,000
1976年4月第1版 1976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90·174 定价: 0.52元

刘春光



巴
根
书
记



阿木古郎阿爸

色布列玛阿妈



目 录

一	一朵红花开	1
二	交 锋	21
三	月夜的战斗	34
四	自己学走路	41
五	争 夺	53
六	一剂草药	64
七	关 怀	75
八	除夕之夜	89
九	公牛的风波	107
十	敢字当头	116
十一	一轮红日胸中照	130
十二	党的支持	142
十三	写给舅舅的信	155
十四	辇姑娘	172
十五	草原连北京	182

十六	上大学.....	191
十七	老榆树下.....	208
十八	割倒蒿子现出狼.....	223
十九	重返草原.....	235
二十	新的使命.....	241
二十一	红花遍地开.....	254



一朵红花开

初春时节，祖国的塞北大地仍是一派隆冬景象：巍峨的达尔罕山巅，白雪皑皑；宛转的西拉木沦河面，冰明如镜；辽阔的白音吉达嘎草原还在厚茸茸的枯草覆盖下安静地甜睡，不觉春时的降临，然而，在批修整风运动鼓舞下的广大贫下中牧，却早已昂首阔步地跨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二个春天的战斗行列了。

毛主席教导记心怀，

一生交给党安排。

笑洒满腔青春血，

喜迎全球幸福来。

.....

在这辽阔、平坦的草滩深处，突然响起清脆的歌声。这

歌声是由达尔罕山下通往乌兰毛都大队的大路上传来的。大路上走过来一位年约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她身材挺拔，一条淡黄色长条毛围巾裹着头，只露着搭在前额上的一绺不驯服的短发和镶在秀丽的眉毛下一对黑亮闪光的大眼睛。这姑娘身穿一件草绿色军装，裤腿儿塞进绣花青布靴筒里，腰扎扣环皮带，肩背绣着“扎根牧区干革命”七个鲜艳红字的绿帆布背兜。她走着，唱着，都忘了擦拭额边沁出的汗珠。几只百灵鸟凌空飞旋、歌唱，仿佛向她致意；路旁的红柳随风摇动，好象在欢迎她胜利归来。

这姑娘名叫刘春光，是一九六九年冬来白音吉达嘎草原插队的北京下乡知识青年。现在是乌兰毛都大队团支部书记、青年点点长、兼大畜改良技术员。今天，她是从达尔罕种牛场参加牛种改良学习班学习回来。

春光在路上走着，脚步是轻松的，心情是舒畅的。新的任务摆在眼前，她即将担任草原第一代牛种改良女技术员，心里激荡着自豪感，因为心情振奋，竟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

“春光——”前边传来清晰的喊声。春光停住脚步，打起眼罩循声望去，从青年点里跑来一高一矮两个姑娘。她一眼就辨认出来了，高个的是梁英，矮个的是林虹。两个姑娘飞也似地跑到跟前。

“哎呀，可把你盼回来了，一走就是一个多月。”生性活泼的小胖姑娘林虹拽住春光的胳膊一边摇晃一边说：

“真想你呀！”

“你不会不想吗？”春光逗弄地说。

“两年多没回北京，我不想家，一天见不着你就想得慌呀。大概你的心是块磁铁吧。”

林虹的话把梁英逗得眯起一双细眼，抿着嘴嗤嗤笑起来。

春光和林虹也笑了。三个姑娘的笑声，惊飞了睡在草丛里的山雀，惊呆了吃草的散牛，它们一个个抬起头，竖起耳，瞪着大眼睛看着三个姑娘，停止了咀嚼。

“咱们那十头母牛下了改良犊没有？”刘春光边走边问。

“可甭提了。”林虹的圆脸上挂出一层扫兴的神情说：“十头牛有五头空怀，有四头下了本地犊，还有一头没下。谁知道揣的是改良犊还是本地犊。”

“啊？”刘春光一扬秀丽的眉毛，黑红色的脸上掠过几丝惊疑的神色。

“可奇怪了，”梁英插嘴说，“种的是稻谷，出了水稗子。”

刘春光听了两个战友的介绍，心里就象突然压上一块不轻不重的石头，一双秀丽的眉毛微微拢起，然而脚步却是不停地迈着，不知不觉地来到青年点。

“喂！春光回来了！”林虹向蒙古包里喊，“咱们的技术员回来喽！”

听到喊声，蒙古包的门眶当一声开了，五大三粗的王健，矮墩墩的江波，单单细细的柳明一齐从包里涌出来，把刘春光围在当中，象久别的亲人初次相见一样，热情地问长问短。

阿木古郎和色布利玛两位老人，听说刘春光学习回来了，也从另一座毡包里走出来。“真是春天的画眉秋天的雁，应节气呀。”阿木古郎老人满面春风地捋着扎蓬蓬的胡子说，“听巴根说你这两天回来，真不假哟。”

“丫头，骑着鹿（路）回来的？啧啧，这么老远的道，真有本事，”色布利玛老额吉亲热地拉住春光的衣袖说，“累了吧，快到包里喝点热奶茶，歇歇腿儿。”

牛只改良小组组员满都乎也气喘吁吁地从艾里赶来了。他粗喉大嗓地说：“老远看着就象你，果然不错。”

若是往常，刘春光保险得先热情地和大家寒暄一番，然后再介绍一下她的学习收获。今天她哪里还有那个兴致呢，脑子里完全被牛犊的事儿塞满了。她向大家微微一笑，表示致意。接着就问：“咱们的牛犊在哪儿？”

“都在圈里，黑红黄花白，什么毛色的都有。”林虹说。

春光走到圈门前，伏在半人高的篱笆门上一看，圈里圈着几十头牛犊，毛色繁杂，五花八门，唯独没有改良犊。她全神贯注地望着有点怯生的牛犊，心情很不爽快。

“真邪门儿。”王健说，“搞人工改良出了好几身汗，

一个改良犊都没见着！”

“外边的闲言淡语可多了，”心直口快的林虹站在春光面前说，“什么‘大姑娘代替不了牯牛’、‘没有金刚钻，非要揽磁器’，忒难听啦。”

“听獐狍叫还不养羊羔了呢。不管它！”满都乎把手一挥，不在意地说。

“哎，咱们找找原因嘛。”王健说，“是不是技术上有问题呀？”

“要是技术有问题，母牛都应该空怀，为什么还下本地犊哪？”林虹驳斥说。

“再不就是拿错了精液。”王健胡乱猜测着。

“是从达尔罕牧场取来的精液，根本不会错。”梁英说。

江波是个老成的小伙子，一向是沉默寡言，听了别人的议论，觉得也有对的，也有不对的。但这时他没参与议论。他认为，牛种改良遇到了挫折，就够受的了，别人再添油加醋地议论，会给春光增加负担。她是最好分析问题的人，相信她一定能找出原因，用不着他这个不熟悉技术的人离题万里地去瞎放炮。

柳明一直鼓着嘴，脸上带着不高兴的气色。在他看来，知识青年下乡锻炼，呆个三年两载就撒丫子走了。大队叫干什么就干点什么算了，可是春光硬张罗当技术员，把牛种改良试点还放到青年点里。分明是她自己想出风头，争名气，现在一个改良犊也没见，闹了个当众出丑。这怪不着别人，

他嘲弄地说：“不懂技术硬当技术员，没那个弯弯肚子非要吃那个弯弯镰刀头。出了笑话，惹人家说三道四，叫别人跟着耳朵发烧！”

“哟！你说得真轻巧。”王健斜视了柳明一眼不平地说，“搞牛种改良是一场革命，你也有份！”

“我现在声明：成功我不沾光，失败我不担责任！”柳明冷冷地说。

“你是局外人？”林虹瞪起眼睛质问道，“是到草原来参观的外宾？”

“别拿我出气，哼！”柳明一甩袖子气咻咻地走进了毡包。

大伙又一下子围上了阿木古郎老人，王健提问说：“你老是专家，给咱们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儿呀？”

“回去歇会儿，原因总是可以找到的。”阿木古郎安慰地说，“蒙古族谚语说，再平坦的草原也有坑坎；再板整的袍子也有绉褶。搞牛种改良，哪能象喝茶那么简单哪！”

听了阿木古郎的劝说，人们三三两两地走进包里。春光没进包，这时她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她并不是因为考虑个人的得失，她知道，说闲言淡语的人不一定是别有用心。而别有用心的人和阶级敌人乘机制造谣言，肯定也是有的，那只会激发她的斗志，增添她的豪情，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十头人工授精母牛竟有五头空怀？原因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人工授精的母牛又下了本地牛犊呢？在青年点的沙坪上她

一个人慢步走着。微微蹙拢的秀丽的眉毛下，一双黑亮的大眼睛凝视着远处的达尔罕山，想啊，想啊，可是怎么也悟不出是什么道理。她走到牛群夏季乘凉的几棵怀抱粗的老榆树下，坐在袒露崛起的粗树根上沉思。

“怎么，小鹰也有耷拉脑袋的时候？”

春光回头一看，是阿木古郎老人站在她身后，她用探索的目光注视着老人，急不可耐地想从老人的口中得到答案。

“孩子，不要听那些乱七八糟的话。”阿木古郎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春光，说不出心里是多么疼爱她。这孩子从来到草原后，就象一滴水滴进白音淖尔泡子，一下子把一颗心就交给贫下中牧了。为了改良蒙古牛，她勇敢地担起了牛种改良的技术员工作。吃饭有噎，走路有跌，什么工作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头三脚难踢呀。可是，有的人不是雪里送炭，而是给泼冷水，他感到很愤慨。阿木古郎老人认为气可鼓不可泄，春光丫头需要的是支持和鼓励，越在这个时候，小马驹才越需要识途的老马来引导。他看着春光，微微一笑安慰地说：“孩子，大浪压在船底下，大山踩在脚底下，毛主席培养的青年人是最高的。”

刘春光听了老人的话，脸上又是兴奋，又是感激。她说：“阿爸，我不泄气。躲在阴暗角落的敌人是希望我泄气的，让他们做梦去吧，我一定听您的话，浪再大也要压在船底下，山再高也要踩在脚底下！”

“对呀，孩子。”

“阿爸，我就有一样事琢磨不透，为什么人工授精的母牛还下本地犊？许是精液错了？我估计不可能。可是……”

“精液错不了，”阿木古郎截断春光没有说完的话又说：“我估摸着，差错可能是出在掌握母牛发情时间上。母牛发情时间一般都是一天一宿，如果掌握不准，有的就被牦牛偷配了，那一定下本地牛犊。空过了发情时间就一定出‘塞白’。”阿木古郎富有实践经验的话，象把开心的钥匙，打开了春光自己解不开的谜，她心里立刻豁亮了，春光尊重地望着阿木古郎老人那红铜色的面孔，心里泛起一片钦佩的浪花，老人那宽厚的额头是智慧的宝库；老人脸上那繁密的皱纹是实践经验的记录。在这位老贫牧的身上有她一生学不完的丰富知识。春光一到草原就听色布利玛额吉讲过，在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这儿刚开始搞绵羊改良，那时更是阻力重重。阿木古郎老人挺身而出，建议领导把他放的一群绵羊做为改良试点群。上级同意了，可是没人懂绵羊改良这套技术，阿木古郎就甘愿担风险，他到旗里参观学习后，回来就自己动手试验。第一年成绩不大，有的人冷嘲热讽，老人置之度外，他完全醉心于他的绵羊改良上了。一年，二年，三年，他终于把羊群全部改良成细毛羊。有了实际经验，绵羊改良才在全大队里推广开来。他也成了这一带远近闻名的土专家。牛种改良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春光从老人的提示中受到鼓励，她高兴地说：“阿爸，您说得对呀，问题肯定就在这儿。”

“不是还有一头人工授精的母牛没下犊吗？看样子最近两三天也该下了，”阿木古郎爱抚地拍拍春光用毛围巾裹着的脑勺，爽朗地一笑说，“宽广的道路是人走出来的，宝贵的经验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春光从此对最后一头未下犊的母牛寄托了很大希望。为了防止母牛夜间下犊把牛犊窝死或压坏了，她披上白荏皮袄，提着马灯，成宿地守在圈棚里；白天她跟群出牧。一天、两天过去了，母牛还没有产犊的先兆。几天来日夜劳累，睡眠不足，她的脸渐渐消瘦了，眼睛网满了血丝，崇高的革命事业心支配着她，使她战胜了一切困难。阿木古郎老人要代替她守夜，她谢绝了；战友她要替她跟群，她更不肯。她非要亲眼看着这头母牛把犊生下来不可。第三天她又坚持跟群出牧了。

初春的草原，气候变化是无常的。早晨还是天空晴朗，风轻日丽，中午时分，骤然浓云密布，天色昏黑，顷刻间飘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漫山遍野一片迷茫。呀！草原变天了，这分明是白毛风刮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那头人工授精的母牛被甩在牛群后边，它蜷卧在雪地上痛苦地呻吟着，吼叫着，种种迹象表明，母牛要下犊了。刘春光这时心里很急，可是春光命令自己一定要镇静。她在达尔罕牧场学习班时，多次接产过牛犊。这次她极镇静地为母牛助产，终于把牛犊接下来。一看，浑身毛色通红，象用红色锦缎裹住一般，红彤彤，光闪闪，没有一根杂毛。春光真高兴呀！她扶着牛犊让它吃奶，然后直起身子兴奋地朝前边放牧的江波、